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 
第六十三回 小白猿石府學絕技 念舊義奮勇覓金牌

上回書說到石家鎮九齡招親，石老俠、張方爺倆來到屋中落座，重新喝酒。

喝了兩輪酒。張方又站起來：「師哥，來來來！咱哥兒倆到外頭說句話。」

張方帶著九齡也下了台階，往東一拐。九齡問他：「師弟呀，你看這裡喝酒呢，你出來進去的什麼意思？朋友門前如王府，這不能隨隨便便呀！」「師哥啊，您教育我都對！人家這事我能不出來進去的？我問問您，您跟這石老頭有什麼交情嗎？」「嗨，賢弟，我與人家素不相識，有什麼交情！一來老人家是成名的武林中的前輩；二來跟我師父也算慕名的朋友；三來主要的不是通過你嗎。你的父親是我的大爺，從南俠司馬空這兒說他是我叔叔，在我師父童林這兒是我大爺呀。這沒的說！」「話不是這樣說！這裡，我起小就來過，老頭從小時候疼我著呢。您到這來就橫吃橫喝。嗯，這就不像話！您說對嗎？」九齡就知道張方冒壞，把臉往下一沉：「師弟，這話是你說的呀，還是石老俠說的？要是石老俠說的，我得質問質問他。」「唉，別價！師哥呀，我出個主意，這主意要答應了，哥哥，你在這兒連吃帶喝，比我張方都硬氣！」「那麼什麼事兒呀？」張方就把石老俠的意思，從頭至尾說了。「哥哥哪，這石大姐俊極了！功夫也好著呢！您看我這水上漂的大錢都給我打沒了。」「哎呀，你想想，這合適嗎？！我自己不能做主呀，我師父沒在這兒。」

「雖然沒在這兒，可全在你呀。我倒不是說過這村沒這店，石老俠客可看得起咱們呀！將來我見著我叔，那個時候我替你說，您看好不好？」「那好吧，你可兜著點。」「這個沒的說！」小哥兒倆回來了。九齡的臉一紅，張方在旁邊說：「哥哥啊！你瞧瞧，我舅舅是姑娘的師父，老爺子是姑娘的爹。我張方願意從中做大媒，把我石大姐的終身大事許配給你。至於將來見著我叔童林，那個時候咱們再下訂禮。但是現在咱們這事就算訂下來了，你看好不好？磕頭！叫岳父。」九齡跪倒了磕頭，然後又給尚二爺行禮。尚二爺年輕，說：「快起來吧，快起來吧。這可是一件大喜的事呀！」「哥哥，我得給您道喜呀！」「哎，呵呵呵，同喜同喜！」男女僕聽說以後，都到屋中來道喜，頒發賞金。這個時候姑娘也知道信兒了，自是歡喜。

第二天一清早起來，擦臉、漱口，喝茶，又預備一桌豐盛的酒席。石寶奎問：「你們小哥兒倆打算從我這到哪呀？」我們從這奔山西太原府，想大人也就快到了。在那裡和我叔童林見面呢！」「好吧，你們走。我們也派人打聽著，讓你舅舅尚義也打聽著。如果打聽著童海川童俠客跟大人到了太原，我跟你舅舅我們哥兒倆去一趟。」張方也明白老人家的意思，說：「好吧，咱就這麼辦了。」飯吃完了，老人家派人拿出黃金五十。九齡趕緊給攔了：「老人家，您看我們在這裡到太原也不遠了，您給我們這麼多錢幹什麼？我們兩人都是官人，有盤纏錢呀！」「你們有，是你們的。」張方搭腔說道：「哥哥，您真是的，老丈人給姑爺錢，給多少拿多少，掖起來！」小哥兒倆告辭出來。老哥兒倆在後面跟隨，一直送到村口。說了幾句珍重的話，這才告別。

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。距離太原不太遠了，出現了一片山。叫陽光這麼一照呀，哎喲，就好像魚鱗金甲似的，霞光萬道，瑞彩千條。張方說：「師哥，您看這山怎麼樣？」「挺好看的！」「對，山裡有人，是賊不是賊咱不管他。准有人！」「你怎麼知道？」「這麼好看的山，哪能沒人佔據呀！不過也不見得。這兩天不瞞您說，我手心有點癢癢。」九齡也是個好生事的孩子：「好吧！咱們就奔前山轉吧。」小哥兒倆就順著這片山往南轉下來了。

越距離南山口近了，越聽見山口這方面人喊馬嘶。等小哥兒倆到這裡一瞧：嚙！這山口有很多人。拉著馬的可很多，一眼望不到邊，起碼有個二三百口子。夏九齡一瞧：靠西邊兒有三間蘆葦棚，蘆葦棚裡站著十幾個垂手侍立的人，四個人亮傢伙，當場動手。有兩條鑲鐵虎尾三節棍，使三節棍的歲數大，有五十多歲，花白鬚鬚，功夫很好。有一個年輕的，青鬚子茬，大個兒，跟兩個人動手。這兩個人奇裝異服，每人一條鑲鐵四稜方頭衝。兩頭都是四方的，跟棍子一樣，當中兒是圓的，打了個難離難分的呀！猛然間，九齡往東面一瞧：就在他們動手的這個地方旁邊，有一塊大石碑。這個石碑有六尺來高，半尺多厚，二尺多寬，上頭有六個大紅字「彩鳳山祥雲島」。在石碑的南邊一溜站著幾位。頭一位中等身材，有點怯了巴噁的。二一位二十上下歲，一雙大眼睛，皂白分明。第三一個也是二十上下歲的一個小伙，瓜子一張臉，長得跟大姑娘一樣，面白似玉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大眼睛，閃閃奪神。

張方問：「師哥，誰呀？我一個也不認得！」「我告訴你，這三個裡頭我認識倆。第一位你瞧他挺怯的吧？」「是呀！」「那就是你的叔叔，我的恩師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。」「呦！我這童叔怎麼這麼怯呀？」「對了。二一個也是我的師兄，複姓司馬，單字名良，人稱玉麒麟。我們倆從小在一塊。」「呦，那麼這三個呢？」「三個我也不認得。咱們過去吧！」

兩人擦著山根兒，在人群の後頭擠來擠去，擠到了跟前。九齡過來：「師父，您好呀！弟子給您磕頭。」跪地下就磕頭。海川把夏九齡攙起來：「你從哪來的呀？怎麼到今天才露面呀？」「是呀，說起來很長。」轉身叫張方過來。海川一瞧：這人怎麼這麼寒碜呀。九齡一笑：「他是鎮江瓜州張家莊我師爺童流俠鐵扇仙張鼎之子病太歲張方。師弟！這是你叔。」張方立即行禮：「叔叔您好呀！姪男張方給您磕頭。」海川心裡話：我哥哥張鼎都六十多歲了，那老頭兒，又乾淨，又利索，想像他年輕時候一准兒漂亮。我雖然沒有看見過我那老嫂子，我琢磨著也長得很俊，不然的話，我哥哥張鼎看不上人家。怎麼他們兩口子會養活下來一位這樣尊容的少爺呀！嘴上卻笑道：「哈哈，賢姪呀！快起來。」海川這一笑，什麼想法呀：張子美是大英雄，我也不能往別處想。這要是別的人我該說，這孩子是我哥哥的兒子嗎？他這一樂，張方明白了：「叔！您這一樂可不大好。」「唉，怎麼了？」「您是說我爸爸跟我媽都長得很俊，怎麼養活我這麼一個兒子，你還認為我不是我爸爸的種。」童林是個老著臉的人，沒想到讓張方給鬧得很抹不開，只好找話說：「哎呀，方兒呀，聽說你做媒……」「嗯，叔，是這麼回事兒。我爸爸也跟我都說了。雖然說這一次我把我師哥救了，我們哥兒倆總算見著了紅毛禿頭狸子馬俊了。雖然我們沒拿著，但總有一天能拿著。沒別的，見著大人，您一定要保舉我也當個隨行衛員辦差官，我就不回去了。」海川說：「可以！既然你給你師哥從中為媒，把石老俠的千金小姐許配給你師哥，你們放下訂禮之物了嗎？」「沒有。」「為什麼沒有呀？」「您想想，我大爺跟我舅舅那意思得見您，所以，來的時候，人家就說了，只要您到太原府，雙方的父母老家兒見著，自然把庚帖寫好，再下訂禮，這算正式的訂婚。我再問問您，叔，這裡幹什麼呢？你們爺兒倆到這幹什麼來了？」「好吧！我借著這個機會跟你們提提。」海川就一指這個小孩，才說出一番話來。

本來從保定府清苑縣欽差大人轎一起，備下兩份公文，九齡一份，司馬良一份，讓他們一路之上訪查紅毛禿頭狸子馬俊。結果沒走出兩天去，司馬良就跟上大轎了，說這兩天也沒查著這個馬俊的結果。但是，夏九齡沒回來。爺兒幾個兢兢業業保護著欽差，按官站直奔太原府。一路之上進州州官接，過府府官迎，什麼事也沒出。

來到太原府東門外，十里接官廳。這太原府知府劉成是兩榜進士出身，老百姓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劉青天。他帶著全城的文武官員，有名的紳商來到接官廳，迎接欽差。大轎落平，劉青天跪倒了給大人磕頭。年大人把手本收下：「貴府，公館打在何處？」「稟欽差大人，東門裡臨時的一個大店。請大人多屈尊！」「好，既然如此，頭前帶路！」前呼後擁直奔太原府東門裡。東大街北大店，懸燈結綵，上垂首貼著泥金紙報：「查辦四川欽差大人一年」。親兵一到馬上接崗，本城守營的兵丁就退到二線。大炮三聲響，鼓樂齊鳴，來到二層院子。四坐亭子放好了，大人從轎裡頭出來，挑簾走進正廳。迎面的架几案，八仙桌兩旁邊有椅子。在西面是單間，是大人辦公的地方，後頭院兒單有寢室。大人來到裡間屋，馬上洗臉洗手。吩咐一聲：「請三寶！」海川、劉俊、司馬良，師徒三人捧著三寶往裡走。

劉俊捧起了寶劍，就是上方劍，它是權力呀！五王八旗、龍子龍孫、國家重臣、各路要員犯法，可先斬後奏。接著海川捧起金牌，司馬良捧著聖旨，爺兒仨進來，完全都交給了欽差大人。

大人一樣一樣安放在中廳，再把檀香爐點起來，親自參拜了三寶。然後坐下，把所有的手本完全都看了看。叫差人進來，把手

本完全都避回，滿城文武監生員，還有大小的官員一律免參免見。單有太原府知府劉成從公館門外遵命而進。撩袍端帶往裡走，蹬堂階挑簾籠到屋中，抬頭觀看：呀！三寶在上。劉成趕緊正冠往後一撤步，擰了擰身上的土，抹下瓦行袖面，行罷了三拜九叩君臣大禮，然後重新給大人行禮：「欽差大人在上，太原府知府劉成拜見。」大人用單手一接：「貴府免禮平身。」「多謝大人。」

「來呀！」

賜座。」旁邊有人端過來座位。太原府知府劉成一躬到地：「欽差大人在此，焉有卑府的座位。」「坐下好講話。」「謝大人！」其實這個坐著比站著也不怎麼舒服，跨著半拉凳子面，湊湊乎乎半站半坐在那兒。欽差大人上下打量太原府知府：中等的個，方面大耳，三縷墨鬚，頭上帶著紅纓帽，頂子挺亮，青巾石的頂子，身上穿著兩截褂，四方四品雲雁補子。這人長得修眉大眼，確實長得很端正，看著很清廉的樣子。大人也知道他，外號叫劉青天：「貴府，這次本欽命奉聖旨四川放賑，蒙聖恩，賜本欽命金牌、上方劍，代天巡狩，如聯親臨，可以代理民事。貴府你在本地很有政聲，這個本欽命早有耳聞。如有倚仗官府勢力的頑匪刁民，貴府治不了他，可以跟本欽命提一聲，我替你做主！」劉成趕緊往起一站，躬身施禮：「稟大人，自從卑府到任以後仰仗著聖天子的洪福，老大人的虎威，本地地面倒也安然如常，確實沒有什麼不法的賊匪頑民。請大人放心！」「好，貴府很會辦事。你下去侍候，明天本欽命就走，因為四川的事情十分緊急。如果貴府辦事很得力，將來本欽命一定要保舉於你。」「多謝大人的栽培！」說完，就退下去了。劉成一下去，大人立刻換好了便服，管家年福、年祿，小書童福兒跟楊師爺等都上來伺候著，海川等眾人就下去了。

第二天五更時，公館的門上就忙亂起來，所有親兵完全都起來，該幹什麼幹什麼，各司其職。太原府知府劉成以及城守營的守備、總鎮這些人，可就全來到，伺候著大人起程。海川等眾人進來行完禮，年大人站在八仙桌角邊兒，伸手把聖旨捧起來，一轉身，交給海川。海川把聖旨接過來，安放在頭座黃亭子內。二一樣當然就是金牌了，「代天巡狩，如聯親臨」。年大人往前一探身，嗯？大人就愣了：「海川！等一等！」海川都快到門口兒了，一回身問：「大人，有什麼吩咐？」「你看！這金牌因何不見了？！」海川他們爺幾個一抬頭，「哎喲！」真嚇壞了，果然金牌不翼而飛。再瞧大人伸手從金牌的紫檀龍座上拿起個字箋來，大人看完了發愣：「海川，你瞧瞧這個！」海川接過來一看，本來是紫臉呀，這一來成了紫茄子了。上頭有字兒：「夜至三更天，來到府太原，盜牌回山去，慶壽上西天。」海川寒透透了：我堂堂的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頭次下江南，能人甚多，我都會過。怎麼這一次，賊人大膽夜入太原府盜走金牌，我們爺兒八個十六隻眼睛，一夜不閉，為什麼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把金牌盜走？」大人，這是童林的疏忽！」大人把臉往下這麼一沉：「請師爺！馬上把這個字柬謄寫幾份。」又轉身喊：「來呀！傳太原府知府劉成！」

劉成在下邊正著急呢，恨不得大人一時上了大轎，平安無事離開太原府，這不就完了嗎！怎麼大人不下來呀？暗著往裡打聽，知道出事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管家年福出來：「大人諭下，太原府知府進見！」劉成就哆哆嗦嗦開了，跟著年福往裡走，一直來到中庭，挑簾籠進來，伸手把帽子摘下來跪道：「劉成拜見大人！」年欽差沉著臉，虎目含嗔，用手點指：「貴府，昨天本欽命來的時候也曾問過於你，你道本地地面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。怎麼一夜之間竟有大膽的賊人盜走金牌，留下字箋？！」「啪！」把這四句詩的紙條扔下來：「本欽命賞限十五天得回金牌，把盜牌之賊拿住，殺一儆百！如果逾限不能辦到，貴府你聽參吧！把制度升起來！」制度升起來就是把帽子戴上，沒有罷官的意思。劉成伸手撿起字箋，連連地叩頭碰地：「謝大人！」劉成站起身形告退出去了，退至到了屋門口外頭，這才轉過身來，往外走。一擺手，「嘩」地一下子文武官員全散了。

劉知府趕緊奔府衙，沒敢呆住：「來呀，擊鼓升堂！」「咚咚咚咚」，鼓聲如同爆豆，三班人役站立兩廂。八班總役，一個叫陳龍，一個叫賀虎，這是把兄弟哥兒倆。劉成打屏風後頭轉過來，往這兒一坐，怒容滿面：「陳龍，賀虎。」「在！」「老大人駐馬太原府，昨晚間有大膽的賊人夜入公館盜走了金牌。大人賞限十五天，本府賞你二人三天限，把賊人拿住，金牌請回，一定加官晉級。如期不獲，留神你二人的狗腿。下去！」「叭」一伸手把這字柬就扔下來了。陳龍、賀虎腦袋「嗡」地一下就大了。誰都知道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董海川是大人的隨行衛員伴差官，竟有這樣的賊人如走平地盜走金牌，這個東西好往回要嗎？但是陳龍、賀虎他不敢分辯，接字柬轉身形下去。

陳龍、賀虎下去，來到班房。所有的頭兒們、伙計「呼啦啦」過來一大幫：「陳頭兒、賀頭兒，怎麼樣？」「眾位，免爺掏耳朵——歲泥了！」「怎麼回事，您哪？」如此這麼這麼回事一說，「眾位兄弟，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！素常素往咱們一點兒事兒沒有，我一再跟大傢伙兒提過，要有了事兒就沒有小的。這回不是丟差事，大一點兒就得掉腦袋！把眼明手快的官人全都叫來！」有的穿官衣兒，有的穿便衣兒，陳龍、賀虎帶著人就下去了。在太原府城裡城外大小庵觀寺院、旅店、客棧等熱鬧場所，暗訪明察。哎呀！黑白日不敢閒著，這一晃兒三天就過去了，可是音信皆無。第四天一清早兒，劉大人坐了大堂：「來呀！帶陳龍、賀虎。」不用帶，陳龍、賀虎進來了：「下役陳龍、賀虎拜見知府大人。」「給你們三天限，訪查賊人進展如何？」

「稟大人，下役們這回可用上心了！沒想到把城裡城外像薔子一樣薔了一遍，也沒發現賊人的蹤跡。」劉知府面沉似水：「分明你二人辦事不力。來呀！每人重責十板。」這皂班頭兒也得打呀！但是打得輕，打重了，他們倆還怎麼捉賊去呀。「啪啪啪」，用完了刑。劉成說：「再給你們二人三天限，必須將賊人拿獲！」「是！」兩人癱著腿，慢慢往外溜達，離開大堂。回到差官房，這些人都老實了：「陳頭兒，乾了吧？」「眾位，別泄勁兒！是加緊，接茬訪！」一連氣兒，又是三天，這眨眼之間，六天就過去了。陳龍、賀虎的屁股傷剛好一點兒，劉知府升大堂了。陳龍、賀虎來了往這兒一跪：「大人！三天很快就過去了，我們還是沒訪著賊人。請大人寬限！」「陳龍、賀虎你二人大膽！再給你們二人三天限。如果還訪不著賊人，將你二人的全家滿門上至老、下至小，一口不留，完全押入監牢！」

陳龍、賀虎下去了。來到班房兒，伙計們都過來了：「哎喲！二位班頭，這怎麼辦呀？」賀虎說：「眾位，都出去！都出去！」把這些人都轟出去了。

「哥哥，看了沒有，咱們哥兒倆素常素往在太原城一提說大班頭，嘯！咱們哥兒倆人人尊敬。上至爹娘，下至妻子，也總算跟咱們哥兒倆享兩天福。這回可要連累全家了！哥哥，今天您別出去，我賀虎一個人訪。」陳龍說：「老三哪，就你這兩下子，你還訪案哪？！」「您別管！您瞧著，我碰碰運氣能訪著。」賀虎果然走了。陳龍聽他的，這一天也沒出去，直到他晚上回來。

陳龍忙問：「兄弟怎麼樣啊？」賀虎咧著大嘴笑了：「哥哥，訪著了！」訪著了，在哪呢？趕緊吩咐官人準備單刀、鐵尺咱們拿人哪！」「別忙！這個賊，非得到時候他才去那個地方。到了那個地方，還得到時候咱們伸手一拿，才能拿住。哥哥您應當高興。」

走啊！咱們哥兒倆今天到大飯館晉陽樓吃一頓。」「還有心吃呢！」「賊人有了，你怕什麼哪？到時候我領你去，伸手就拿賊。」兩人來到太原府城裡頭最熱鬧的晉陽樓飯館。兩位班頭一進來，連先生帶掌櫃的，「嘩啦」一下子圍上來，點頭哈腰，把哥兒倆請到樓上。到了樓上，先是伙計侍候著：「二位班頭，聽說有人把大人身邊的東西偷走了，滿城風雨呀！」「噢，現在正在抓緊找啊！你們千萬千萬別往外瞎說。」說著，哥兒倆划拳行令，推杯換盞，吃起來了。吃完了以後，哥兒倆給了飯錢，酒足飯飽，臉兒通紅，打晉陽樓出來。陳龍說：「兄弟，回家吧。」「回什麼家呀！我早買好了戲票，咱們聽戲去。山西梆子，十七生的『打金枝』，好極了！」「你不回家，還有閒心聽戲？」「我怎麼說，您就怎麼辦！」哥兒倆真聽戲去了，散了夜戲，各自回家。一清早起來，陳龍剛梳洗完畢，要上衙門去，賀虎來了。開開門一瞧：「您幹嘛去呀？」「啊，上衙門呀！」「別去了！咱們哥兒倆遛遛，咱們上晉祠逛一逛。」「唉！一天到晚的瞎逛什麼？」「哎，您聽我的，咱們去逛！」陳龍無法，哥兒倆逛去了。逛到中午，哥兒倆進飯館，下午又玩去。到了晚上吃完了飯館，哥兒倆回家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陳龍吃不住勁了：「兄弟，明天可就第三天了！怎麼辦哪？」「哎，您聽我的，明天一清早兒，咱們哥兒倆就拿賊去，到那裡拿住。」「這可是你說的！你可別害我！」「哎，咱們哥兒倆把兄弟這麼些年了，我害您幹什麼？咱們哥兒倆不是一樣的罪過。明天一清早，您跟我上衙門，到了衙門，咱們

哥兒倆就帶著人拿賊。」果然陳龍聽他的。

第二天老早，賀虎來了，帶著陳龍來到衙門班房兒。有官人侍候著：「二位班頭，今天可又到了限期。這可麻煩！」賀虎一擺手：「沒事兒！著什麼急呀？一會兒把賊就給你們帶來，你們別管了。」陳龍說：「那麼你不讓管了，咱們哥兒倆怎麼辦哪？」

「哥哥，拿賊。」「拿什麼賊？上哪拿去？」

我先把拿賊需要的東西帶上，咱哥兒倆這就走！」賀虎一伸手從牀底下提出一個包袱來。賀虎提著包袱，陳龍跟著賀虎，哥兒倆出來，一直出了太原府西門。離城八里地，有一大片樹林兒，正在道邊兒上。陳龍問：「兄弟，賊在哪兒？」「哎，在樹林裡頭哪。」「哎喲！你什麼時候發現的？」「我前三天發現的。」「前三天發現的，這賊他還在這樹林兒裡哪？」「沒錯。嘿！我是傻子？」「你是不傻。可有一樣，他能總在這兒呆著嗎？」「這個您別管，瞧我的。哥哥進去！」哥兒倆進了樹林兒，到樹林兒裡頭一看，一人兒沒有。走到一棵樹底下，賀虎一攔：「哥哥，坐下。」陳龍一愣：「你幹什麼讓我坐下，不是拿賊嗎？」「是呀，到時候再拿呀！」陳龍坐下了。

賀虎說：「哥哥，這拿賊的東西咱們得打開，您瞧瞧。」「我看看，怎麼回事！」賀虎打開包袱，陳龍一瞧：有一大瓶子山西老酒，一大包子醬牛肉，都切好。「喂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「吃啊！」「噢，拿賊不拿賊，跑這兒吃來了。」「哎，真糊塗，不吃飽了，不喝足了，怎麼拿賊？」「那也不能喝這麼多的酒哇！」「二哥，您真是的！人家武松醉打將門神，景陽崗醉打猛虎。不喝醉了怎麼辦呀！」「兄弟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我不知道啊！」「到了時候你就知道了。」酒瓶子蓋打開，哥兒倆吹著大喇叭，一口酒、一口醬牛肉，哥兒倆吃飽了喝足了，剩下的拿包袱皮一卷，「叭嘰」一扔不要了。

接著，賀虎往樹上頭一指，陳龍抬起來看了半天，什麼都沒有。問：「你瞧什麼哪？」「這不有棵歪脖子樹嗎？」「幹什麼？」「咱們哥兒倆在這兒上吊！」

陳龍可急啦：「呸！你胡說八道！拿不著賊就死？」「不，哥哥！我問問你，有句詩，『夜至三更天，來在府太原。盜牌回山去，慶壽上西天』。就憑這十六個字，咱們拿賊呀？甭說咱們拿不著，咱們就是走在賊的眼前頭，這賊說了，我是賊，咱們哥兒倆這能耐也辦不到！」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「唉！他在哪偷的金牌呀？欽差大人的公館。隨行衛員伴差官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，下江南拿二小請國寶，震動武林，有這樣的人物在公館，賊人敢深入公館，盜走了金牌。他連童林都不怕，他能怕咱們嗎？可是，這金牌一丟，是要咱哥兒倆的命！我前三天就到這來了，我瞧見這棵歪脖子樹。我才出了這麼個主意，咱哥兒倆當了這麼些年的班頭，咱死以前也要痛快幾天。我們哥兒倆對老的孝過，小的疼過。但是要因為咱哥兒倆的差事，把老小全家都押入大牢，那咱就犯不上了。」「兄弟，你是？」「我呀，我就惦著約您過這兒來，咱們一死，一了百了！這些年當班頭，掙的家業也湊合著老的能養幾年，小的能長大成人，咱們就算可以了！」「你早跟我說呀，兄弟！我家裡還有好些事呢！你嫂子還讓我給她買花呢！」「得了，別提買花了！你買花哪，上吊吧！」陳龍也真沒轍了。「想不到兄弟你來這麼一手。這也痛快！你的話我聽得進去，確實是這麼回事。來！」便把煞腰的絨繩解下來，哥兒倆把刀放在地上，把繩扔上去，臉兒對臉兒把繩扣係好了。

剛要上吊，樹林的外頭，從道上由南往北過來一個人。正走到這裡，聽見樹林兒裡喊要上吊，往裡看見了：「二位，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？你們為什麼要上吊？」哥兒倆抓住了繩子，回頭一看：打外頭走進來一個燒香還願的。這個人有二十上下年紀，中等身材，細腰乍背，瓜子臉兒，長得像個姑娘，面似六月荷花，紅中透粉，粉中透潤，紅粉相間。兩道彎眉，一雙大眼睛，雙眼皮，長長的睫毛，一派英雄氣概。陳龍、賀虎這麼一瞧：「哎喲！這位少爺，你是個燒香還願的。那你趕緊還願去吧，你的老娘在家裡，還盼你早早地回去呢！我們哥兒倆的事兒你也別問，我們也不說。即便我們非說不可，說出來，你也救不了我們哥兒倆！」這年輕人聽了一陣大笑：「哈哈，二位，這也不見得吧！天下人管天下人的事。我既然要問，我就敢管，我要想管，我就管得了。天大的事兒都沒關係，二位說說吧。」「少爺，這不是小事，你管不了！」「管得了。即便我真管不了，我師父也能管！」「那您師父是誰？您怎麼稱呼？」「我的師父離這兒不遠，往正南小王家砣，姓石名鐸字金聲，江湖人稱銀面仙猿鐵臂崑崙。」「啊！您是大名鼎鼎太原府的三杰之一，九十六歲威鎮山西老俠客石鐸的弟子。那麼您怎麼稱呼啊？」

「我姓王名字叫王環，師父起的外號叫小白猿。」「噢！王環。我跟你打聽打聽，有個快手王能是你什麼人呢？」「那是我先父啊！已然去世多年了。」

賀虎這麼一聽：「你是環兒啊！」王環一聽，這什麼意思？你找我便宜，有點不樂意。賀虎忙解釋道：「你即是快手王能之子，就沒聽你母親說過，你有倆叔叔，一個叫陳龍，一個叫賀虎嗎？」「啊！我娘提過。」「他就是你二叔陳龍，我就是你三叔賀虎。」王環這麼一聽，敢情是兩位叔父，忙施禮相見。

原來王能、陳龍、賀虎是把兄弟哥兒仨。太谷縣的班頭，在王環五歲的時候，快手王能訪案在太原府東南。離太原府六十里地，有個七星山後寨。

王能無緣無故地被人給亂刀剝了。當陳龍、賀虎知道信兒後，再到七星山，連哥哥的屍體都沒找到。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屍！不知道誰乾的。陳龍、賀虎大哭了一場，回到了縣裡，稟報的太谷縣的縣太爺。縣太爺也知道王能很能幹，！王能活著，那是自己一條膀臂。這樣，帶著陳龍、賀虎拿著一些銀子，到了王能的家，把事情這麼一提。王環的母親一聽說丈夫叫人家給害了，哭得死去活來，越想心越窄，說：「孩子！跟著娘到村口外頭玩兒去。」五歲的孩子懂得什麼。「娘啊，我跟你去！」其實老太太把自己的衣服全都縫上，抱著王環娘兩個打家裡出來。小王家砣西村口外頭大道的路南，有一大片樹林兒，樹林的南邊有一個死水坑。這坑有好幾丈深，經常淹死人。王氏安人就抱著小兒王環，母子來到這坑邊兒坐下。王氏左手捂著孩子，哭起來，一聲高，一聲低，抖擻幾場。哭半天，往起一長身，抱著王環，「噎噎噎」，緊行幾步就要往坑裡紮。北邊樹林兒有人喊，聲音蒼老：「大姑娘，你這是幹什麼呀？」嚇得王氏抱著王環「撲嗵」就坐在地上。王氏這麼一瞧：站著一位白髮蒼蒼八旬往外的老人家。老人家捋著鬍子，臉可沉著，說著話往前來。王氏認識這位是本村的石老俠。石老俠幹什麼來了？沒事，出來溜個彎兒。聽見哭聲，這才聞聲從北面順著樹林兒過來。一瞧王氏這意思，老俠石金聲就明白了：你死了，你把你幾歲的娃娃也帶累著死了，你可對不起王能！

老人家這才喊。

王氏趕緊起來，掉著眼淚，給老人家磕頭行禮：「老人家，姪女給您行禮！」「姑娘，你這是幹什麼哪？」「哎，環兒啊，過來給爺爺磕頭。」「爺爺，我給您磕頭了！」「孩子，起來，起來。」王氏就把自己的事情從頭到尾都說了一遍。「我母子二人沒有進財之道，我又是個懦弱的婦人，我怎麼能把孩子養大成人？！我心地狹窄，只有跳坑尋死！」「姑娘，這你可不對啊！快手王能孩子他爸爸訪案在七星山，叫人家給殺了，此仇此恨就不想報了嗎？你不想報了，將來孩子長大成人也不想給他死去的天倫報仇嗎？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再困難，你也應該打起精神來，哪怕沿門乞討，你也要把孩子王環養大成人，給爹爹報仇雪恨！哎，這樣一來，你也算王家的恩人哪！你把王環這孩子帶著一坑，孩子一死，斬斷你王家後代香煙，你就是王家的罪人吶！」「老人家，可是姪女我無法活下去呀！」「這也是實情！你帶著孩子回去，從今天起，我派人年供柴，月供米，一定供你母子二人生活。這孩子今年幾歲了？」「五歲了。」「噢！你帶著孩子回去。到孩子八歲，你把他送到我家去，老夫我教給孩子一點兒本領，將來也能養活你！」母子這才擦著眼淚回家去了。石金聲溜溜達達往前走，「哎呀呀！」不由得機靈靈打了一個寒戰，叫著自己的名字：「石鐸呀，石鐸呀，你辦的這件事情太孟浪！你今年八十一歲，風前之燭，瓦上之霜，怎麼能夠管人家母子二人？到了時候，我一死，我的話難以實現。為人謀而不忠，與朋友交而不信，我可就對不起人家寡母孤兒了。」嘿！老頭兒想著懊喪不已。急忙回家，把總管石福找來了，囑咐道：「今後我不再提，告訴你一遍！每月給王環他們母子供柴供米，每月給十五兩銀子，讓他們娘倆好好活下去。到了時候給他們娘兒倆添衣服，直到王環長大，記住了！」石福馬上準備把柴米油鹽，而且拿著十五兩銀子給送去了。書要簡短，眨眼之間就三年。王氏讓王環穿好了衣服，來到石老俠的家中。石金聲道：「姑娘，從今天起孩子到我家了，你回

去。不管你多麼想，不准你到這裡來看望孩子！我也絕不讓孩子回家看望你。直到他藝成之後，我打發他回家，姑娘！你聽見了沒有？」「老人家，我聽您的！」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，轉眼間十二年，前後十五年，老俠石金聲九十六歲依然健壯。王環的能耐也學出來。小巧之藝，躡高縱遠，拳腳先不用提。

只說這口刀，一百二十八趟八卦萬勝金刀，九手閃手盡命連環刀，所向無敵，還會打六隻亮銀鏢。吃完早飯，老俠跟王環說：「孩兒啊！你到我家多少年了？」「師父，弟子沒記著。只知道寒來暑往就跟師父練功。」「噢，你想你媽了嗎？」這一句話使王環悲從心中來，「撲哕」跪下，「哇哇」地直哭，淚如湧泉：「師父，母子天性，怎麼能不想？！您教給我武藝功夫，教給我文化，難道我都不記著嗎？我想娘啊！怎奈師恩難報！」「孩子，別說這個！我當初救你母子，教你能耐，都為一件事，給你的天倫報仇。在教你這十幾年的過程中，我已經打聽出來你爹爹王能死在何人之手。但是，現在時機不成熟，我也暫時先不告訴你。你得有今日，要感念你的母親！我送你個外號叫小白猿，師父我不是叫銀面仙猿嗎？這就說明你是我教出來的。希望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！將來到江湖路好好地乾，勿忘為師的教導！門戶之中有五戒，你要牢牢记住。犯五戒為師不容！這裡有鏢囊一個，六隻亮銀鏢，一口單刀，都是為師所贈。孩子，你回家看望你母親去吧！」王環感激得掉眼淚，趴在地上磕了頭，把鏢囊佩到自己的身上，把刀也佩好，然後告辭出來。

到了東口自己的家門前，景物全非。喊道：「娘，娘啊！孩兒回來了！」

「噠噠噠」往裡跑，挑簾籠進到屋中，「撲哕」跪在母親的跟前：「娘啊！」

老太太伸手把孩子的臉捧住，眼淚嘩嘩地流：「孩子！你是誰呀？」「娘！不孝兒王環回來了。」老太太用襖袖兒擦了擦自己的眼淚，突然把臉往下一沉，用手點指：「奴才大膽啊！你到師父家中前去學藝，你想念為娘，就不奉師命，私自回家來探望為娘。你是王家的不孝之子！快快回去！聽師父的吩咐。」「娘，孩子是奉師命回家了！師父給我六隻亮銀鏢，一口鋼刀，而且給我起個外號叫小白猿。娘，我不是私自跑回來看望您嗎！」「此話果然嗎？」「孩兒王環怎麼敢欺騙老娘啊！」老太太這才歡喜了，問寒問暖，問長問短，問這十二年學藝的經過，娘兒兩個有說不完的話。一連氣三天，從第四天開始。「環兒！你打今日起沐浴齋戒。」「娘，您這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「自從你到了恩師的家中，為娘我在西關呂祖閣許了宏誓大願，只求呂祖爺保佑你把藝業學成，將來能給你天倫報了仇。我讓你從家中一步一個頭，磕往西關呂祖閣！」王環一聽，暗含著一咧嘴，這好幾里地呢！但是娘的話，自己又不敢駁回。「娘，您放心！娘怎麼說，孩子就怎麼辦。」「好吧！你還願回來再帶著娘到師父的家中，再給恩師道謝。」

到第四天的一清早兒，王環係上繃腿帶兒，紮上繃腰帶，把刀和鏢帶上了。老太太一看，問：「孩子，你燒香還願。帶這個幹什麼哪？」王環說：「媽，我師父跟我提過，師父給的鏢，給的刀，就等於師父在身旁，不管上哪裡去，一時一刻不能離開！」

「那好，師父的話要聽。你磕頭吧。」王環這才至誠至誠，畢恭畢敬在祖先桌前磕了頭。轉過身來，往前邁一步，「咣噠」磕個頭，站起來，再往前邁一步，「咣噠」磕個頭。王環心說：這可壞了！十幾里地，我一步一個頭啊。要一步一個頭，一步一個頭，一直磕到西關呂祖閣。「媽，不就這麼樣磕到呂祖閣還願嗎？好了，您回去吧。」「不！娘要把你送到村口兒。」王環一聽，得！只得接茬磕。磕來磕去，磕到村口兒了。老太太點了點頭道：「孩子，你半道上可不能欺神欺祖啊！你要知道，離地三尺有神靈，祭神如神在，你可磕呀！」「這您放心！我保險一步一個頭。我絕不兩步一個頭，我對不起媽啊！」老太太這才慢慢地回去了。王環看著母親進了院，王環心想：可饒我了！走吧。左手一按刀把，右手拿起了散香，這一氣就跑奔了西關。

正走到這個樹林邊上，聽見裡頭要上吊，這才進來跟陳龍、賀虎見面。

叔姪三人抱頭痛哭。陳龍把事情由頭至尾說了。「孩子，我們哥兒倆不能連累全家老小。事到如今只有一死！」王環聽了擺手：「您別著急！不就是拿盜金牌之賊這麼點兒事嗎？行了，行了！你們哥兒倆在這等著別死，我馬上還願去。你們哥兒倆把我帶往太原府，面見劉青天，就說我要出頭管這件事情。你們哥兒倆辦不到，我不管，我師父還要管呢！劉青天也知道我師父是保障一方的武林前輩，關著面子也不能把你們哥兒倆怎麼樣。還有就是大人的公館那方面兒，你們剛才提那公館的伴差官……」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。」「是呀！他是俠客，我師父也是俠客。我師父九十六，他沒我師父大，聽說挺年輕，那就是我叔兒。這公館的事情，也可以讓劉青天轉告大人。」

有本地的老俠客之徒少俠客小白猿王環出頭管這件事情，大人也不能緊著追究。」陳龍一聽：「賢姪的主意倒挺好！可是一樣，你還到呂祖閣還願？」

「那我媽讓我去還願，我不能不還去呀！」賀虎來精神：「你娘讓你還願啊，哎！祭神如祭天，你連聖人的話你都不聽嗎？來，把佛爺瑪揪下來，把這紅帶兒解下來，就這刨坑拿香一燒。你呀，就衝著西北呂祖閣八叩頭。哎，呂祖也不能把你怎麼樣了！如果呂祖降罪，降在三叔我身上。」陳龍也說：「賢姪呀，我看你三叔這主意不錯。何必非上呂祖閣呀？」王環這麼一琢磨：可也對。得了，咱們就這兒還了。刨個坑，把這佛爺瑪、銀紅帶兒解下來，往坑裡一擱，拿香一燒，一會兒，「唵唵唵唵」，著了。等到完全都燒成灰了，用土一埋，拿腳一踩，這兒完了。爺兒三個來至在太原府衙。

官人都急壞了：「二位班頭，哪去了？劉大人坐堂立等！」陳龍答應：「就說我們哥兒倆來了。不過，請大人書房講話。」差人進來，稟報劉青天，劉青天這氣呀：「我這坐堂等候，你們兩人不進來，不上堂，讓我到書房講話。好吧，散堂！」劉知府吩咐散堂，剛回到書房，陳龍、賀虎帶著王環進來，趴地下磕頭：「下役陳龍、賀虎拜見大人！」王環過來：「草民拜見府台！」劉成問：「這個年輕人是誰呀？」陳龍答道：「這是我拜兄快手王能之子，小白猿王環。本地小王家爺銀面仙猿鐵臂崑崙俠石金聲之徒。他要出頭，幫著我弟兄二人捉拿盜牌之賊，請回金牌。他要辦不到，他師父石老俠一定出頭。因此我們把他請出來了，我們哥兒倆實在沒這能為！」「哎呀！公館要追究下來，又當如何？」王環一抱拳：「大人，公館追究下來無關緊要。他那隨行衛員伴差官童海川童俠客跟我師父是最好的朋友。」「噢！要是這樣，少俠客，你也是本地人，當分本府之憂！你請坐。」陳龍、賀虎下去了，馬上取來紋銀四十兩，備一份海捕公文，讓王環帶好了。王環出來，照樣密訪明察。無奈，哪裡訪去！一眨眼就是四五天。

這天，天已經黑下來了，離太原府的東關也就有十幾里路，有個大鎮甸，叫趙家樓。趙家樓東口路南有個大店叫雙和老店，王環這麼一想住店吧。王環往裡一走，伙計就過來了：「爺台，您住跨院呀？您是住正房單間啊？」

「正房有嗎？」「正房已經有人住了。您就住東廂房三間，也很寬敞，沒人打攪您。」「那好吧，咱就東房！」把王環引進東房。王環正準備要飯來吃。

院裡頭有人喊話：「店裡頭的伙計！有我們山上的人嗎？明天就到了正日子，壽誕之期。瞧瞧有咱們的人呀，我們要同走。如果不願意今天晚上去呢，明天一清早去。你記住了！哪屋的店飯帳，給我們老爺子記上帳！」王環這麼一聽：這個字東上，夜至三更天，來至府太原。到了太原，盜牌回山去，我們把金牌帶走了。幹什麼？」慶壽上西天」。怎麼這位少寨主要給他們老寨主祝壽啊！一看就是綠林人啊！這兩人一位高個，胖胖的；一位矮個，瘦瘦的。有一個特點，這兩人的腦袋上都一根頭髮沒有，鏗光瓦亮的大禿子。王環挑簾籠出來，站在東廂房廊簷下，見南正房的廊簷下，門口外頭站著兩人，一個中等的身材，雙肩抱籠，猿背蜂腰，粗藍布大褂，又肥又大，光頭沒戴帽子，紫燦燦的臉面，劍眉虎目，鼻直口方。好精神！下垂手，肩下站著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小伙。王環這麼一瞧：嚙！你別看自己俊，這小伙更俊。長方臉，面白似玉，一條大辮兒很莊重。王環問伙計：「這南正房裡頭這二位怎麼稱呼？」「哎呀！我可不知道哇！少爺。」「你給我打聽打聽！人家要問你為什麼打聽，你告訴他東房裡頭有您位朋友，要打聽打聽。」

這爺兒倆一位是紫面崑崙俠鎮八方童海川童俠客，一位是二弟子玉麒麟司馬良，爺兒倆也帶著公事。丟了金牌，打發劉成走

了，限期破案。海川他們爺兒幾個都在這兒站著呢，臉上有點不好看。二話沒說，帶好海捕公文，腰裡掖著落葉秋風掃，把子母雞爪鴛鴦鉞的包袱一提，只帶著二弟子玉麒麟司馬良，讓劉俊在公館主持全盤。爺兒倆也是各處密訪，好在爺兒倆都穿著便服，誰也不知道。訪了幾天，可沒訪著。今天也住在雙和老店。外頭這人一說話，爺兒倆也出來了。爺兒倆剛進屋，伙計進來：「你們爺兒倆該吃飯了吧？」海川說：「不錯！」伙計在旁邊站著：「爺台，您貴姓啊？」「噢，我姓童，名字叫童林。」「這位爺呢？」「這是我徒弟叫司馬良。」「噢，是是是！」轉身形就出來了。海川還納悶呢：伙計老問我們爺兒倆幹什麼哪？

那伙計挑簾籠到東屋跟王環一提，說：「你這樣吧！你帶著我到南屋去，跟這爺兒倆見個面。」「好吧您哪！」帶著王環就奔了南屋，挑簾籠進來。伙計一抱拳：「這位童客爺，現在有您的朋友來拜望您！」海川這氣：我哪來的朋友在這兒？不是沒有，有，我們也沒工夫見他呀！伙計一閃身，王環過來，一躬到地：「叔父，您好啊！姪男給您行禮。」「嗯？你，你是誰呀？」

「叔父，您老人家不認識我，我是本地小王家砣人，我姓王，名字叫王環，有個外號我叫小白猿。提起我來，您不知道，提起我的師父來，您跟他是朋友。」「誰呀？」「銀面仙猿鐵臂崑崙石鐸石金聲是我的授業恩師。」於是王環報出師門，與海川才相逢見面。